

我的母亲

□ 董川北

一

除了种地是一把好手，做布鞋、织毛衣、缝衣服、做泡菜、乡宴掌勺……母亲的心灵手巧，让她显得多才多艺。

记忆中，时令进入腊月，就经常会有乡邻登门来找我母亲帮忙做乡宴。母亲来者不拒，总是热情搭手，于是人缘极好，哪怕如今进城已多年，每次回到老家，总被东家邀着吃中饭，西家拉着吃晚饭。

说起母亲的手艺，最让我佩服的还是白案。从馒头花卷，到煎饺煎包，再到江汉平原的特色发糕、锅盔等等，母亲样样精通，俨然行家手。

在我三十多年前的童年，母亲上午忙完农活，会趁中午大家午休的时间，做出几锅猪油锅盔，一是解我跟妹妹的馋，二是能卖些钱，贴补家用。母亲神奇的双手，不一会就能让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。刚出锅的猪油锅盔，母亲会装进两只篮子里，盖上干净的白布，交给我和妹妹，让我俩在队里一个往南、一个往北去叫卖。

回忆起卖锅盔，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实际上，由于我和妹妹小时候性格都比较内向，羞于大声叫卖，各自提着篮子不敢吱声，倒像是在独自散步，反倒往住是叔叔阿姨大爷大爷们主动求购：“喂！圆圆，是不是提的锅盔？你妈妈做的锅盔，是整个队里做得最好的，快过来，我买5个！”

大多时候，我俩还没走到底，篮子就已经空了。手里握着一把零钱，心里美得像自己考了100分一样，飞一般跑回家，期待着母亲的奖励。那时家境穷，除了口头表扬，母亲从来不会奖励我们零花钱，但她会记在心里。在盛夏的某个中午，母亲会叫住卖冰棍经过家门口的商贩，给我们买上两根一毛钱的冰棍，说这是上次卖锅盔奖励你们的。我和妹妹舔着奶香味的冰棍，感慨有冰棍吃的夏天，真是件幸福的事情。

二

我上初中时，学校与家隔着一条河。河上没有桥，但进入深秋，河就断流，河床很多地方干涸，裸露出沙滩来。我们踩着石头、木板、树墩搭建的“桥”过河去上学。河畔栽着白杨树，初冬的地上堆积了一层枯黄的树叶，附近的农家收集回去，既可以当柴火烧，又可以扔进猪圈，让猪踩出上好的有机肥料。

有一天中午，母亲过河来，在学校附近扫树叶。远远地，我看到了母亲。冬天里，母亲脱去了棉衣，穿着一件酱红色毛衣。母亲一会用钉耙抓，一会用扫把扫，一会用竹筐扒，动作麻利，不到半小时，就已经收集了好几大堆树叶。

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，内心敏感，焦虑压抑，好像生怕认识的同学知道那是我母亲，扫树叶都扫到了学校门口，会给我丢了脸似的。于是，我只是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远远地看。我看着母亲挥汗如雨地劳动，看着瘦弱的母亲挑起满满一担树叶，踉跄着过河回家去……我静静地等待着母亲回来担第二趟树叶。此时，正值上学高峰期，有个调皮的同学走过来，看着一堆堆收集好的树叶，顺脚就踢了起来。他身后的同学，也跟着踢了起来！

一堆踢散了还不过瘾，再踢下一堆……那一刻，我真的想冲过去，与那个高我一头的同学大打一架！但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沉默，眼睁睁看着那一群“坏同学”把母亲的劳动成果化作乌有。

整个下午，我精神恍惚，上了半天数学课，却还拿着一本语文书。想到后来母亲回来时，看着树叶堆已经消失露出失望的表情，我就难过不已。

傍晚，炊烟袅袅，母亲开始做晚饭了。我收起家庭作业，来到厨房坐在土灶前，帮母亲烧火。我从身后抽出一根棉梗，用力地折断，绕成一把，扔进灶膛里，内心踌躇着怎样开口向母亲道歉。

“作业都做完了？”母亲开口问。我看着灶膛里的火苗，不敢抬头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化肥又涨价了，河这边都被人扫完了，所以才过河去你们学校门口扫树叶回来的。”母亲的一句话，让我惊愕不已！

灶膛内棉梗开始“啪啪”地熊熊燃烧起来，我的脸被映得通红，也被燎烤得发烫。我终于忍不住，眼泪簌簌而下……母亲似乎只专注于炒菜，并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变化，继续说着：“你喜欢吃烤红薯，灶灰里我埋了两个，待会烤熟了分妹妹一个……”

时隔多年，每当我忆起那天扫落叶的母亲，还是会为当年懦弱的自己而深深自责。

而我的母亲，一个普通的家庭农妇，一直以来，给予我的爱，没有大海般的浩瀚，没有落日般的瑰丽，却有泥土般的朴素与温和。

三

自从记事起，我就没有拉过母亲的手。

直到我22岁那年，母亲突发疾病，我骑着摩托车送母亲去镇医院看急诊。摩托车行驶在颠簸的泥巴路上，我尽量放慢速度，但母亲显然太过难受，趴在我后背，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腰，面色苍白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那一刻，我手心全是汗，脊背发凉，内心害怕极了，生怕母亲遭遇不测……

幸运的是，医生诊断只是急性肠胃炎，我激动地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像个迷信的老太太，内心不停地念叨着：“感谢老天！感谢老！”
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在医院里陪护母亲。夜深人静时，月光如水，从窗户投射进来。母亲发出细微的鼾声，她睡得那样安详。遥想在我孩提时，会有多少个夜晚，母亲为我轻轻摇着蒲扇，静静地、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睡眠。

而我，这是第一次！我此刻才发现，这些年母亲不仅仅是青丝变白发，眼角生出了鱼尾纹，还有那双曾经漂亮的双手，现在变得瘦骨嶙峋，长满了老年斑。我替母亲捋了捋鬓

变故藏在1994年深秋的照片里。穿白大褂的男生搭着她的肩，背景是卫校的樱花树，而她腕间的银镯，正是他去年寄的生日礼物。

信里“陈师兄”开始频繁出现，说他会在冬夜帮她打热水，会在她值夜班时送烤红薯。楚一帆盯着照片里她化了淡妆的脸，突然想起三年前的夏天，她在老江河和莲心湖赤脚采莲，裙摆沾满泥水，却笑着把莲子塞进他嘴里：“生莲子涩，煮熟了就甜。”

他开始每周写两封信，夹着从图书馆抄的诗句：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”却再没收到她的莲心。BP机在深夜震动，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简短消息：“今晚陈师兄带我去看了灯展。”他盯着宿舍天花板，听着走廊传来的《同桌的你》，忽然觉得省城的月光，终究照不亮老江河边的芦苇荡。

KTV里的耳光与终章

1995年的寒假，小镇新开的KTV闪烁着霓虹。楚一帆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，看她和几个男生有说有笑地走来，围巾上沾着雪粒。暖气把她脸颊烘得通红，睫毛上还凝着细雪，像极了那年在芦苇荡迷路时，靠在他肩头打盹的模样。

“陈师兄说，等我毕业就结婚。”她的声音混着隔壁桌的啤酒开瓶声，轻飘飘的。玻璃杯在桌上磕出脆响，楚一帆突然看见她腕间的银镯反光——那是他跑遍省城商店才买到的款式，此刻正贴着她另一个人的温度。

血气冲上头顶的瞬间，耳光声比卡拉OK的伴奏还要刺耳。

角的一缕白发，偷偷地把手盖在母亲苍老的手上，似乎能感受到母亲血管里流淌着的鲜血，我不禁鼻子一酸，眼眶里有不争气的东西在打转……

我想，母亲的白发，那是岁月沧桑撒下的鲜花；母亲如槁木的双手，那是神农赐予不断收获的硕果。

四

时光荏苒，如今，母亲在武汉的妹妹家生活了十多年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每天送外甥女上学后，再急急忙忙赶到附近一所中学食堂上班。我曾去过一次食堂，下课铃声响后，孩子们一窝蜂冲了进来，后厨顿时变得像战场一样忙碌。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，我愈发担心她的身体，我劝说：“洗菜、切菜、打菜、收拾后厨……这么大的工作量，老板给的工资少了，辞职回家吧？”但母亲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。后来，父亲偷偷对我说：“你不懂，那不是工资的事，是老年人的成就感。”

原来，不少学生在打完饭菜时，会甜甜地说一声：“谢谢奶奶！”母亲笑着点点头，内心会高兴半天。她曾自豪地对父亲说：“十几个年轻厨师，加上我们这群老太太帮厨，就解决了全校近5000师生的吃饭问题！”母亲的成就感溢于言表。

最让母亲感动的，莫过于偶尔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“重返校园”。他们来到食堂，认出了母亲，会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，问一句“奶奶身体还好吧？”，说一声“奶奶你还是这么年轻。”那一刻，母亲的眼中满是幸福，那是一种被学生深深铭记的成就感，比任何物质都要珍贵。

由农村到城市，从农民到工人，母亲能很快就适应各种转变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看到母亲的晚年生活是愉悦的，充实的，我内心由衷地替母亲感到高兴。母亲辛苦了一辈子，只希望晚年的母亲能健康、长寿，每天都能开开心心！

她捂着脸后退，眼里没泪，只有他读不懂的平静：“你终于打了我。其实上个月就该打的，当他第一次牵我手的时候。”转身时，她的围巾扫过他手背，带着商场里香水的味道，不再是记忆中的荷叶香。

深夜的轮渡上，江风灌进领口，楚一帆盯着掌纹里未干的泪痕。远处传来悠长的汽笛，惊起寒鸦数点，像极了那年芦苇荡里惊飞的白鹭。衣兜里的BP机在震动，是她新换的号码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：“老江边的莲子该收了，莲蕊落尽时，记得晒干泡茶。”

黎明时分，轮渡靠岸。他摸出揣了一路的莲子，颗颗饱满，却都带着道深深的莲心。想起那年她在莲心湖畔说的话：“每颗莲子都藏着朵未开的花，只是要等很久很久。”

今花没开，莲蕊却在时光里熬成了苦汁，涩得他眼眶发疼。

长江水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金鳞，远处的水榭村舍小洋楼纷纷升起袅袅炊烟。楚一帆望着江面，忽然明白有些爱，就像老江河边的莲蕊，盛开时是满心的期待，凋谢后却只剩莲心的苦。而那个穿红棉袄的少女，那个在班车上让他心跳如鼓的夏天，终究成了时光里的旧电影，一帧帧在记忆里播放，却再回不到最初的胶卷。

他摊开掌心，莲子滚落在青石板上，骨碌碌地向前滚去，像极了那年夏天他背她蹚过的浑水，一去不返。

江风里，仿佛还回荡着她当年的轻轻笑语，带着莲子的清香，和永远说不出口的告白——原来最动人的故事，从来不是花好月圆，而是那些在莲蕊里荡漾的时光，明知苦涩，却让人甘愿沉溺……

京韵悠扬 夕阳璀璨

□ 常尧阶

5月25日，监利市老年大学声乐一班、二班的42名学员，在刘英老师的带领下，怀揣着无比喜悦的心情，踏上前往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的旅程，参加“颂百年辉煌，唱时代赞歌”——2025年北京文化艺术交流汇演。

此次演出，不仅是一场文化艺术的交流盛宴，更是一次师生们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，承载着大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一路上，车厢内欢声笑语。师生们精心整理演出服装，反复雕琢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唱腔，眼中闪烁着坚定与自信的光芒。大家虽然已不再年轻，但对艺术的热爱却丝毫不减，那股认真劲儿让人感动。

当大家站在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的舞台上，璀璨灯光照亮了一张张满怀期待的脸庞。随着音乐响起，由刘英老师原创、自编自导，并与学员们同台演出的秧田号子啰啰咚非遗节目——《监利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》正式上演。那熟悉的旋律，是浓浓的家乡韵味，饱含着对监利的深情。“丰收锣鼓放眼望，监利一片哎好风光……”歌声响起，仿佛将众人带入监利那片富饶的土地，河清水秀，龙虾欢腾，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在歌声中徐徐展开。

演出中，师生们以嘹亮的歌声、整齐划一的动作，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清脆的响板节奏明快，为歌曲增添别样韵味；翩跹的舞姿灵动飘逸，红绸翻飞似彩凤，赢得台下观众阵阵热烈掌声。这场演出，既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，更是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深情赞美。歌声里，党的政策指引发展方向，监利工农商蓬勃兴起，百姓生活幸福安康的图景跃然眼前。

演出结束，掌声响彻全场，同仁们投来称赞与敬佩的目光。我看到了刘英老师欣慰的眼神，辛勤的付出终有所获。凭借原创性、非遗传承特色与精彩演绎，来自监利的这个节目在全国30多个参演节目中脱颖而出，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斩获银奖，赢得了广泛赞誉。

作为亲历者，这场演出的每个环节都让我心潮澎湃。从这个节目的构思编排，到无数次的排练打磨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刘英老师与学员们的心血。排练期间，大家克服各种困难；有人身体抱恙仍坚持排练，有人动作不熟练便利用休息时间反复练习。正是这份团结协作与不懈坚持，才换来舞台上的完美绽放。

此次赴京演出，我们不仅展现了监利的文化魅力，更收获了宝贵经验与深厚情谊。在与各地演出团队的交流中，拓宽了艺术视野，学习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理念。这将激励我们在艺术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，为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贡献更多力量。

有感于此，特作一诗《老年大学声乐一班二班赴京演后抒怀》：

师生同赴燕京行，汇演交流誉载程。

秧号啰咚传古韵，欢歌婉转颂新声。

非遗魅力惊评委，团队风采获赞评。

监利风光无限好，夕阳焕彩耀群英。

三月黄

□ 田时红

每到三月，便开始思念三月黄了。

三月黄是我家乡的原种油菜。当春风在田间地头拂过，清晨，三月黄便在温柔的阳光里，将少女般的心思藏在花苞中，羞涩地探出头来。露水是她的美容精华，清新中透着自然的美。站在故乡的老堤上，土地有薄薄的朝雾弥漫，仿佛披着一张宽大的轻纱，略显几分神秘。田垌上，早起的炊烟亦如三月黄，在屋顶缓缓升起，与眼前漫天的油菜花蕊竞相绽放着自己。

三月黄从来不择土壤，菜畦里，小路边，沟渠旁，满眼都是三月黄娇小的身姿。母亲说，三月黄命很硬：“落在肥田里便是一碗肥菜，落在瘦田里便是一碗瘦菜！”母亲的语气中，有对三月黄的赞美，也有对命运的一种无奈和迁就的叹息。亦如那月的乡村女人，总是要找一户人家过日子，她们亦如三月黄，扎根家庭，无论贫富，生儿育女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。

对三月黄的思念，除了视觉上的美，更有味蕾上的诱惑。那个时候的蔬菜都是女人们自己种的，每个季节都有属于餐桌上的时令蔬菜。而留给我最美味的便是三月黄了。

早起的母亲走到田间地头，随手便掐上一把带着露水的三月黄。年轻时的母亲不施粉黛，身穿蓝色碎花小袄，饱满的脸庞恰如三月黄的花苞，与眼前的三月黄融为一体。母亲匆匆赶回家，将三月黄用开水焯一下，除掉辣腥味，然后快速丢于凉水中降温，保住充满活力的绿色。热锅中放入腊肉片、生姜条，将灶膛里的草把子拨到最旺，早已沥干的三月黄倒入锅中，翻炒三七二十一下，一大碗飘香伴着菜肴的佳肴便呈现在我眼前。

三月是怀春的季节，离开老家三十余年，每当此时，便是我思念三月黄的日子。我走遍小城大小菜场，终不见三月黄娇小柔弱的身影，满脸皱纹的老奶奶用蜡黄的手指着眼前，叫卖的都是白菜苔，这种菜肴的白，于我而言，总显单薄，少了三月黄于自然中透出的活力，正如脸上擦着“仿瓷涂料”的女人，差了动人心弦的那种美。

怀着希望给老家的时间兄弟拨打电话，知道八方丘有一块田的三月黄，正是采摘的季节。第二天便从客车上接到大了一袋三月黄。当朝思暮想的三月黄从袋中钻出来，也如我欣然，阔大的水泥地，往来三轮车的轰鸣声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。好在小白狗逗逗飞奔而来，让三月黄的眼中不再寂寞。

朋友圈中，还有中国油菜之乡美称的荆门沙洋，17届油菜花节，近有程集古镇“七彩油菜花浪漫游”已于阳春三月举行。但是他们都没能激发我的兴趣，虽然那漫天的黄给人震撼，但高过我头顶的油菜花总给人压迫感。终究是喜欢三月黄，喜欢三月黄的娇小柔美，惹人怜爱。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：

- 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- 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
- 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（随笔）、评论（读书笔记、影评）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
- 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
- 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

投稿邮箱:556436@qq.com

江汉平原的梅雨季总带着股子黏腻的愁绪，青石板路上的水洼映着天井里一方灰蓝的天。1982年立夏那天，邓家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八碟八碗，十三岁的楚一帆穿着新买的牛仔褲，裤脚压着运动鞋，他正盯着门槛上那道纤细的身影发呆。碎花红棉袄裹着十一岁的邓晓蕊，辫梢沾着片雪白的柳絮，像朵刚出水的美黛，在雕花木门投下的光影里亭亭而立。

“一帆，喊晓蕊妹妹。”母亲笑着往他手里塞了块芝麻糖。男孩突然红了耳尖，糖纸在掌心发出细碎的响。后来他总记得那个瞬间，天井里的月光漫过雕花窗棂，落在她发间的银蝴蝶发卡上，古人说的“垆边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”，原是这样的光景。两个家庭牵起的红绸带，就这样寒喧里，轻轻系住了两颗尚不知愁的少年的心。

蝉鸣里的初遇与约定

1988年暑假，蝉鸣撕扯着白晃晃的日头。晓蕊攥着一帆的手腕，把他往去沔城的班车上拖，帆布背包在胯上甩得咚咚响，这次旅行是晓蕊邀请一帆去她闺蜜家游玩。班车车身被晒得发烫，木椅上的绿漆剥落大半，吊扇在头顶吱呀作响，卷起的热风里飘着淡淡的汽油香。

两人挤在靠窗的位置，晓蕊的紫色短袖连衣裙半透着青春光亮，短袖口直连双肩，露出藕节似的臂膀。楚一帆想起镇上百货大楼的玻璃柜里，那些用软布包着的羊脂玉镯，此刻正被自己的掌心圈住——她的胳膊凉津津的，像刚从井里捞起的嫩藕，覆着层细汗。

在我故居的书房窗外，有一树白玉兰，它和梅花一样先花后叶。每当园中的腊梅开过后，接着开花的就是这树白玉兰了。在我心中白玉兰也是报春花，因为，它也是开得最早很早。

小时候，听爷爷说，这棵长得高大茂盛的白玉兰，是爷爷的爷爷的私塾先生从湖南带来亲手栽在园中的。先生是个很讲究的文人。同时栽种的还有一棵同样大小的粉玉兰，栽在爷爷的爷爷的大哥家，同样的厢房窗边。但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那棵粉玉兰。

从我记事起，书房窗边的那棵白玉兰已经长有两丈高，树的腰围比我一个大人还抱不下。枝桠大多已经高过了我在厢房二楼的书房，与屋顶一般高了。

清晨推开窗，白玉兰的花苞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，在晨光里晶莹剔透，满身像是沾了白砂糖。在这还有些寒意的日子，静静地，不声不响，一头扎进了初春怀里。

玉兰和梅花一样先花后叶，几个春日暖阳后，在光秃秃的枝杆上就为夺目。它洁白的花容像是被春风唤醒的精灵，一夜之间就舒展开了身姿。花瓣层层叠叠，像极了少女的裙摆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常常令人遐想无穷，仿佛如穿越了各种时光。尤其到了三月，白玉兰更是竞相怒放。满树冰清玉洁的琼花，就像一夜的鹅毛大雪覆盖了整个枝桠。风吹过来，阵阵暗香溢满了屋子，连空气都有些清甜的味道。

窗外的白杨树唰唰掠过，他望着她被风吹乱刘海，忽然觉得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头也无忧，就这样和她一路，从少年到白头，该是多好的事。

芦苇荡里的月光与私语

此后每年暑假，老江河边的芦苇荡、莲心湖畔的荷叶花海，都成了他们的秘密花园。

1990年闰六月的一个傍晚，晓蕊静静的坐在湖边，目光紧紧追随着水中正搏击风浪的楚一帆，夕阳把湖面染成金红，照亮了晓蕊菲红的双颊。

深冬的老江河芦苇荡里，他曾为她暖手，把她的指尖塞进自己棉袄内袋；初秋的莲心湖畔，她替他补校服，银针在月光下闪着微光。

有回暴雨突至，两人挤在芦苇丛里，他脱了村衫罩在她头上，自己淋得透湿，却望着她睫毛上的雨珠傻笑。她忽然轻声说：“一帆，莲心湖的莲子熟了，我们来年会有结果吗？”他望着她被雨水洗得清亮的眼睛，郑重地点头，没看见她转身时偷偷抹掉的泪。

信纸上的春秋与裂痕

1991年的轮渡载走了两个方向的未来。

邓晓蕊的蓝白校服在江风中翻飞，像只即将远走高飞的纸鸢；楚一帆的帆布包里装着攒了半年的粮票，还有张写满“等我”的字条。最初的书信带着油墨的清香，他写省城大学校园的梧桐树，她写卫校的解剖课；他折信纸成小船，她夹莲心在信封——“莲心虽苦，可泡茶能清心。”她在信末画了朵歪歪扭扭的莲花。

白玉兰

□ 朱岩

白玉兰，在我们家并不招人待见。因为它一身洁白，常常被一些长舌妇和闲着无事的茶客们所诟病。在世俗人眼里常常把白花与白事相联系，红花与喜事相联系。虽然我们家白玉兰开得分外耀眼，偶尔也有左邻右舍爱美的女孩子，忍不住偷偷摘上几朵插在自己的卧室里，甚至还有几个不怕别人白眼的把它插在头上。总之，不管白玉兰有多么的纯美无暇，有许多人偷偷地在心里羡慕，而在村子里的舆论却成了一边倒地“不吉祥”。因为这棵白玉兰，一生活瓣的爷爷也因此和奶奶发生口角，甚至多少次要把它砍倒。奶奶说这棵白玉兰有花无果，无果就是无后的同义词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只要春天气白玉兰开花，奶奶免不了都要絮叨几句：不知先生当初怎么想的，别人说桃李满天下。栽棵桃树李树多好，又吉祥又实在，夏天还有果子吃……

然后，从我占了厢房作为卧室兼书房，全家人都知道我的书房总有几个瓷瓶插满白玉兰，还有几个簋簋也常常装满白玉兰花干。看我爱花如命，家里要砍白玉兰的话语才慢慢消停。

白玉兰的花期很短，不过一二十来天光景。花瓣开始泛黄，一片片飘落，所以每年白玉兰花开便显得尤为珍贵。花开花谢，春夏交替，就像是无声的告别。花落之后，新叶就会抽出，绿意渐浓，为来年的绽放积蓄力量。生命就是这样，在轮回中延续，在更替中永恒。它静静地开着，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春

天的故事，用宁静诠释生命的意义。

谁知，世俗的流言就像无形的魔咒。在我参加工作后，我和那个特喜欢白玉兰花的，名字叫白玉兰的女孩子相恋，第三年我们准备登记结婚了。也不知奶奶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白玉兰因为病魔的原因，失去了生育功能。因为我在家是父母的独子。这事对我们全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奶奶第一时间和母亲在房里闹得鸡飞狗跳，接着又三番五次找到我和白玉兰无理取闹。奶奶和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毁了一个家族。我和白玉兰最后无疾而终。奶奶也愈发觉得那棵白玉兰树是不祥之兆。趁我出差远行，奶奶煽动一大家人终于砍掉了陪伴我许多日日夜夜的白玉兰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，那棵洁白无瑕的白玉兰，在我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盛开，并永远定格在那个春天，成了我心中不谢的生命之花。

我常常想，一棵冰清玉洁的白玉兰，在世人眼里怎么就不如一棵庸脂俗粉的红桃树？

